

心灵微品

四方寸

# 斜风细雨不须归

整理完10期的一摞文稿,审阅完8期的公众号,通读完9期的校样,又审了11期补的两篇稿,敲定月底的一个活动,梳理这月总结和下月计划,不觉时针滴答已近下班。抬起头,呼出一口气,想要喝杯水,一扭头瞥见窗外对面的山顶红瓦。毛毛细雨不知何时飘洒,地面已经濡湿。雨滴挂身,高大硕叶的白杨、爬山流瀑的地锦、居高歌唱的知了,更觉沉静。

几时起,天降酥雨心底便涌起一股欣喜,不可知矣。犹记大学时光,一马平川、沃野千里的鲁西南,常降大雨。雨来的时候,风婆婆不打着前哨,雷公不敲鼓,电母不流光,云一变脸便开始下雨。雨雾?没见过的。拉雾成丝,丝壮成线,线织就网,网密成帘,没见过。就那么不知不觉大雨一片,就那么哗哗地下呀,银竹一般,从天上到地上,似乎只为画那么一条粗粗的直线。

没有婉约,不见豪情,如此单调又那么直白,却并不能阻挡欣喜从心底涌起。每次我都兴奋地拿起电话,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问爸妈:家里是否也下雨了?爸妈几乎每次都会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。欣喜退潮,却也让我慢慢了解了雨的来处。虽然靠近海边,家乡的山河依旧渴盼青泽。谁又不盼?何时不盼?

我推开楼门,立在屋檐下,雨雾扑上面颊,轻闭双眼,微微扬起脸。脸上湿湿凉凉的,像敷了一张无痕果冻面膜。细雨似乎把我的发丝当成了草枝,我能感觉到它团起的粒粒露珠。再次睁开眼,我走下台阶,走入雨中,摊开掌心,雨的温柔丝丝沁入灵魂。

此种情景,最适合漫步。不必撑伞,伞会限制手臂的自由,还会挡住眼的视线。若是能披一身蓑衣该多好。青笠笠、绿蓑衣,与这斜风细雨最为适配。

作为现代人,我实在少有奇妙思想,常思慕古人,觉得他们确实太浪漫,平平无奇的日常在他们手下总是那么活色生香、怡人怡情。

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这首诗写于暮

春时节,而我所处的当下立秋刚过。当时桃花盛开,缤纷艳丽;此刻紫薇幽然,菡萏清芬。彼时的西苍溪水大涨,汨汨作响;今日的虎若潭,微澜不惊。那青绿色的鳜鱼真肥啊,不时跃出水面;这或金或红的鲤鱼也很富态,挤挤挨挨,摆尾悠然。

鳜鱼的头很大,嘴阔又尖还地包天,嘴角能咧到眼,模样实在称不上美。不可貌相的是它的味道,古往今来总是那么令人称道。或许就是其美味,使得三岁读书、六岁能文、十六岁明经及第、备受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重视的张志和,甘心弃官垂钓太湖做一名渔父。而玄真子这首词,使得鳜鱼的美味不仅萦绕在其舌尖,更溢出太湖名动天下,随着时光流水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诵中。不论金黄、红粉还是黑青,鲤鱼都是那么美,人们口中赞叹、笔下描画,却几乎不会想到去品尝它的味道。或许,美到极致,人们就会忘记或者摆脱口腹之欲。何况,鲤鱼会跃龙门。当它们越过龙门,实现的不仅是自己的蜕变,还有人们的美好愿景。

张志和眼中的西塞山是什么颜色?是否如这大山般苍翠?白鹭自然是白的,飞翔的姿态应该透着一种淡闲,就像张志和驾乘的那叶扁舟。我仰头环视,没有发现白鹭,也没有看到白鸥,甚至没有看到总爱在雨天低飞的燕子。怅然之际,听到灰喜鹊的叫声,不疾不徐,不高不低。

山有水,山有花,山有鸟,山有动,山有声,眼前的景象,虽不与古人看到的相同,但应该也算类似吧。我虽未经历过宦海浮沉,也不是隐居山水之人,心境与那玄真子或许亦有相通之处。或许我们都渴盼一种自由,畅游山水,图个逍遥。

此刻,就让那车水马龙、案牍烦琐暂且退后,就让这烟雨蒙蒙地笼罩山水、笼罩我。虽无斗笠,也无蓑衣,斜风细雨亦不须归。

王太山

心香一瓣

# 浅秋细语

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”当夏日的炎热渐渐逝去,秋天,宛如一位温婉的女子,悄然走来了。她脚步轻盈,带着淡淡的凉意和宁静的气息,仿佛是进从诗画中走来,每一步都踏出了岁月的韵味。

没有了盛夏的炽热张扬,亦无深秋的萧瑟寂寥,恰如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过渡。在这个岁月的转折点,她承载着夏的热情与秋的深沉,在这微妙的平衡中,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。

浅秋的风,犹如婴儿的小手,柔嫩而凉爽。用它轻轻抚摸着人们的脸颊,那感觉如同丝绸般滑过,带来丝丝惬意。这风,仿佛拥有着神奇的魔力,能瞬间抚平人们心中的烦躁与不安。它用细腻的心灵感受着生命的脉动,每一次的吹拂都是对世界的温柔触摸。它又似用轻声细语告诉人们,时光匆匆,珍惜当下,快快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。那轻柔的话语,如同微风中的呢喃,在人们的耳畔回荡,唤起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一早一晚的凉意,宛如大自然的使者,悄然吹走了夏日的浮躁与喧嚣。那嫩黄的叶片,像是被时光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色彩,它们不再是夏日里的翠绿欲滴,而是多了一份成熟与稳重。每一片叶子都像是一本小小的史书,记录着岁月的流逝和生命的历程。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自语着过去的故事,那些曾经的繁华与喧嚣,如今都已沉淀为一种宁静的美。

走在深邃的时光里,不经意间抬头,便邂逅了那一抹醉人的天空。浅秋的天空,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,澄澈而高远,没有一丝杂质。那纯净的蓝色,如同宁静的海洋,包容着世间的一切喧嚣纷扰。云朵如棉花糖般轻盈地漂浮着,变幻着各种奇妙的形状,仿佛是一位大自然这位艺术家在肆意挥洒着创意。有时,云朵像一群洁白的绵羊,在天空中悠然自得地漫步;有时,又似一座雄伟的城堡,充满了神秘的色彩;还有时,它们会变成一朵朵盛开的花朵,绽放着生命的美丽。

当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片天空之上,心境已变得空灵如洗。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渐渐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与平和。那纯净的蓝色,仿佛具有一种治愈的力量,能让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烦恼与压力。微风悄然拂过,吹动着发梢,也吹动着心底的涟漪。此刻,我们可以放下生活的重负,让心灵自由地飞翔。去感受大自然赋予的这份宁静与美好,去经历一场神圣的灵魂洗礼。那些琐碎的烦恼、纠结的思绪,在这片广阔的天空下都显得微不足道。

初秋的天空,微风轻拂,菊花浅浅绽放,宛如一群淡雅的仙子,悄然降临人间。那朵朵菊花,有的洁白如

雪,纯净无瑕,仿佛是用冰雪雕琢而成,散发着清冷的气息;有的淡黄如金,熠熠生辉,如同秋日的阳光洒落在花瓣上,温暖而明亮;有的粉若云霞,娇艳动人,似是天边的晚霞飘落在人间,带着一抹浪漫的色彩。它们在绿叶的衬托下,显得格外清新脱俗。花瓣微微卷曲,似是羞涩地微笑着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引得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蜜蜂们忙碌地穿梭在花丛中,采集着花粉,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。

风过林间,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大自然演奏的美妙乐章。那声音清脆悦耳,仿佛是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。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,它们用婉转的歌声赞美着这个美好的季节。那些美妙的音符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首和谐的大自然交响曲。

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闭上眼睛,静静地聆听着秋的声音。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惬意感受。在这宁静的时刻,或许会想起远方的亲人和朋友,心中充满了牵挂和思念。那思念如同秋天的风,轻轻地吹过心田,带来一丝淡淡的忧伤;或许想在心里写一封家书,遥寄无尽的思念。用文字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,让那份浓浓的亲情在字里行间流淌;或许想打一个电话,听听那熟悉的声音,慰藉那久违的离别愁绪。那一声问候,一句关怀,都能让心中的思念得到片刻的缓解。那份浓浓的乡愁和亲情已然化作秋风飘向远方,带着我们的思念和祝福,飞向那些我们牵挂的人。

浅秋,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。它用温柔的声音,诉说着流年的故事;它用美丽的景色,描绘着生命的画卷。在这个季节里,我们可以放慢脚步,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。去欣赏那嫩黄的树叶,去聆听那清脆的鸟鸣,去闻一闻那淡淡的菊花香。

浅秋的夜晚,宁静而美丽。月亮高悬在天空中,洒下一片银辉。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,如同无数颗璀璨的宝石。夜晚的风,凉爽而舒适,轻轻吹拂着人们的脸庞。在这样的夜晚,可以坐在窗前,静静地欣赏月色,思考人生。也可以沏一壶清香四溢的绿茶,与家人围坐在一起,茶香弥漫在空气中,温暖着彼此的心灵。谈笑风生在屋内回荡,有家人相伴,有绿茶添香。那是生活中最平凡而又珍贵的时光。岁月静好,幸福满溢。

浅秋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它的景色,更在于它所带给人们的感受。在这个季节里,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,感受到生命的宝贵与脆弱,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与牵挂。让我们在这浅秋的时光里,用心去感受,用爱去珍惜,用行动去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。让我们在这浅秋的细节中,聆听岁月的声音,感悟生命的真谛,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# 峻青纪念集出版发行

在著名作家峻青先生诞辰一百零一周、逝世五周年之际,由贺宗仪主编、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峻青节章耀汗青——峻青先生纪念集》一书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和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亚洲分别为本书题词,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李一氓为本书作序。



该纪念集卷首选录《中国作家协会贺宗仪主编》、《峻青不老——庆祝峻青文学创作七十周年座谈会纪要》和《峻青小传》《峻青赋》。全书以“散文·随笔”“诗词·楹联”“评论·鉴赏”“通讯·专访”四

个单元,收录了海内外150多位作家、诗画家、评论家、编辑、记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报刊、图书和网络媒体发表的记载、酬赠、缅怀和研究峻青的文章130余篇、诗词楹联90余首(副),计45万字。书中收录的诗文佳作,生动讲述了先生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,真实记录了先生令人感动的生命瞬间,精到评析了先生超凡脱俗的人品与文品,挚诚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仰、感恩和缅怀之情。捧读文集,可以触摸到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,感受到他高洁的人生境界和永久的艺术魅力。

(纪哲)

闲暇时光,兀坐闲读。我喜欢这样的意境,所看之书没有刻意挑选,信手抄起一本便读,读到哪里算哪里。我也喜欢边读书边思考,不经意间与作者的某句肺腑之言产生强烈的共鸣,不失为人生的一大快事。

偶然读到苏辙《渔家傲》中的一句词:“早岁文章供世用,中年禅味疑天纵。石塔成时无一缝。”此语如一股清流涤荡世间尘埃。苏辙自幼学习儒家经典,但人生坎坷,屡遭挫折,到了中年,由儒转佛,喜好参禅,及至晚年,方有“石塔成时无一缝”的感悟。中年“禅味”真是令人慨叹,我虽已到了这个年岁,但对佛不甚了解,只能浅浅感悟一点“禅味”聊以自娱。

何为中年?标准不一,说法不同,大概是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吧。这个年纪,思想逐渐成熟,阅历日益丰富,担子越发沉重,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人生感悟。于我而言,如果还算有一点中年“禅味”的话,我想用“回归、减法、因果”三个词来形容。

中年“禅味”,回归阅读经典。从高中时代起,我便喜欢读书。无论是武侠、言情、科幻,还是纯文学、通俗文学,我都会涉猎一些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,这些书的内容和情节都被忘却了,只在脑海中残留着几个经典的画面。人至中年,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和社会阅历的增长,人生的困惑越来越多,思想总有解不开的结。所幸的是,我开始回归阅读经典之作,比如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《菜根谭》《小窗幽记》等,甚至开始重新阅读四大名著。起初,阅读起来艰涩难懂,需要借助工具书和时人的翻译,久而久之,常读常新,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悟。暮然回首,竟然发觉思想的困惑都得以迎刃而解,真是大快人心。

中年“禅味”,人生要做减法。青少年时期,风华正茂,血气方刚,朝气蓬勃,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,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期待。凡事都应该尝试一下,谁敢保证哪块云彩会下雨?有的人多次更换工作,倒也无不可厚非,谁能清楚自己更适合哪个职业?不管是一帆风顺,还是撞到南墙,都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。然而,人到中年,性格、思想、能力等都已经基本定型,对自身的认知也更加理性、冷静、深入,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,能做到什么水准,也大抵心中有数了。此时,人生就该做减法了,减掉不擅长的方面,减掉不必要的应酬,减掉他人非议的说辞,深挖自己的特长,深耕熟悉的领域,做大优势,做强长处,人尽其才,方显人生价值。

中年“禅味”,做事讲求因果。善因善果,恶因恶果,因果法则是大自然最根本的法则。记得《菜根谭》有云:“为善不见其益,如草里冬瓜,自应暗长。”意思是行善没有得到报答,好似草中冬瓜,即使人眼看不到,它照样茁壮成长。做事只要锲而不舍,精益求精,一定会有收获。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也提到:“尽其在我,听其在天。”他说无论修身、为学,还是做事、养生,都要尽个人最大的努力。

“中年禅味疑天纵。”大文学家苏辙中年对禅的参悟日益深刻,他谦虚地说不知是不是天性所致。我辈之人,多半没有苏辙天赋,但人至中年,历经沧桑,饱经风霜,痛定思痛,该到了觉醒、知进退、明因果的年岁了,或许这般,才能不负青春、不负韶华。

哲理小簿

刘云利

# 品中年“禅味”

二婆是我爷爷二弟的媳妇,也就是我的二奶妈。二婆家在我们村中间南北两条巷子的十字路口,院子的门朝南,两扇木 door,下面是高高的门槛。二婆身边总是聚着很多人。她家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,村里人去她家串门,根本不需要敲门。白天,她家总是人来人往,大姑娘小媳妇进出出络绎不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闲的时候,村里的妇女无论年老还是年少,都喜欢聚在街头做针线活。她们坐在自带的小马扎或小板凳上,手里忙着针线,嘴里说着谁家张家长李家短。二婆家门口就是这样一聚人的地方,每天在这里聚集的人很多。那些年,我从城里上学回家度周末,每次都要经过这个路口,总能看见二婆的身影。她个子高,在人群中很是显眼。看见我经过,她很热情地叫着我的小名,我这才叫她一声“二婆”,然后望着人群笑一笑,就匆匆离开。

从我记事起,我婆与我二婆两家的关系就不太和睦,具体是为啥,我也不知道。后来猜想,可能是我婆和我二婆都很好强的缘故吧。我爷爷是老大,父母去世得早,我婆嫁过来也早。长嫂如母,她便与爷爷一起承担抚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责任。我二婆不是本地人,是我二爷在大连部队里当司务长的时候带回来的。至于什么来历,我婆语焉不详,但我总感觉二婆能会说会道,场面上能吃得开,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一位场面人,而这类妇女一般不太擅长干家务活,一门心思用在外面。据我婆说,二婆当年与二爷约法三章,嫁给他后不下厨房也不做家务,而做过司务长的二爷却擅长这些。到他家串门的人,每次都看到二婆在正屋炕头上盘腿坐着,二爷在外面锅台上忙前忙后,多少年几乎都是如此。天气好的时候,二婆与来串门的人在她们家门口坐着闲聊,雨雪天则在二婆屋里,有的在炕上,有的在下面的椅子上,嘻嘻哈哈、叽叽喳喳,好不热闹。有时候,我真羡慕这里的氛围。

街谈物议

姜德照

# 二婆家的大门口

我爷爷与二爷两家不和睦。每年大年初二,爷爷的外甥们从栖霞过来走亲戚,一般先在二爷家吃午饭,再到爷爷这里吃第二顿饭,再骑车回家。亲戚们在饭桌上聊天,也都忌讳谈论我二爷和爷爷家的事。就这样过了好多年,我婆去世了,我二婆也去世了,有一天,我爷爷与二爷老弟兄俩凑在一起吃饭,吃着吃着,两位老人都哭了。

后来,当我再回老家时,村里人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村属于门楼水库库区,早些年,政府安排年轻人在城里企业上班,他们大都在城里买房安家了,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,稀稀拉拉的,很少能看到当年我二婆家门口的那种热闹场景了。

很怀念当年的情景,那时候的乡村里有烟火气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、热热闹闹的人们,从我二婆家的大门口进出进出,那嘻嘻哈哈声,也许是乡村的一道特殊的风景。

小时候,小伙伴们都乐意去找他玩耍。一是因为他家前排院子里有棵老槐树,树的枝叶交叉盘形成了比较牢固的“躺椅”,大家常常抢着去爬树。二是因为他的脑子里“有货”。比如,在玩“跳方框”的游戏时,他在短暂的几秒钟里急中生智,编出来6个押韵字,一度为伙伴们效仿;有一次,天空突然电闪雷鸣,下起了小雨,几个小伙伴奔跑跑到树底下避雨,他立即提醒大家:树枝和树叶容易引来雷电,站在树下危险!

他思路开阔。在观看战斗影片《侦察兵》后,有同学评论说,整部电影从开始侦察到最后配合大部队的歼灭丰城守敌,情节非常精彩与完整。但连明说,这部电影展示的其实仅仅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阶段性小内容,就像在影片的最后,司令员又给侦察参谋罗锐交代了新形势,提示全国尚未解放,部队还要继续作战,将革命进行到底。又如,前苏联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的开头,有个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其夫人见面拥抱的镜头,引起了观众的一阵“唏嘘”声(中国人在上世纪70年代还难以接受这类场景)。连明当即解释说,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苏联人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嘛!当然,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。他这“孔明”也有指导“效果不佳”的时候。有一次,连明陪一位同学去代售点买2分钱一支的铅笔,售货员问“要粗的还是要细的”,他马上代同学回答“要粗的”。但他没想到的是,同样价钱的铅笔,粗的比细的短了约三分之一。

光阴故事

曹高芳

# 发小连明的往昔趣事

前段时间,偶尔在网上看到《小牛犊戴刀救母》的典故,我的心里顿时一阵静默与沉思。万物皆有灵,这个古老的动物亲情传说曾让无数人感动、感慨。而我最早听到这个特别的故事,还是七八岁时。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,是一个“见多识广”的同学,他和我是本家,名为连明。曹连明在全村的本家族同龄人中辈分最小,每年春节都需要走村串户给长辈磕头拜年。据说邻村有个与连明同辈的,大年初一“投机取巧”,在村里的广播喇叭里给父老乡亲们拜年,但连明没那么“聪明”,总是随着大人出了东家到西家。他在我的发小中年龄稍大,加之“足智多谋”,所以成了小伙伴们公认的“孩子头”与“军师”。

他出身于“文化家庭”,擅长学习。其父亲、姐姐因为有文化,先后长期担任生产小队“体面”的会计职位;其哥哥连登是上世纪70年代全村少有的高中毕业生,连登的三个子女和连明的两个孩子全部考入大学,在父老乡亲们中传为佳话。那时,课外复习资料非常少。连明偶尔得到了一本数学复习小册子,随即连夜誊抄,次日还给他后,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上面的内容。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后,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,他以全校各科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联中;1979年,又是全村仅有的三位考入高中的学生之一。高中毕业后不久,他开始从事小学教学,坚守教书育人直到今天,大生没有离开过家乡,但桃李却遍及全球各地。